

莆陽文獻

四

方信儒字季若儀七世孫父松卿推隆興元年進士知上饒縣以政績聞通判明州秩滿知南安軍律身廉蒞事勤平易得民移知吉州罷米運力勝錢歲萬餘緡減放諸邑月斛錢歲六萬八千緡作六一堂於郡治東北隅祀歐陽文忠公搜遺墨八卷刻石其中除廣西轉運判官改定鹽法奏罷歲解鄂靖錢十一萬緡採訪鹽課利害編為書十二條上之松卿自治嚴接人一團和氣平居常以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語戒飭子弟所得祿賜半為私書之費家藏書四萬

卷皆手自校讎嘗校正韓昌黎文集又譜其經行次第為韓詩編年凡十五卷刻南安郡齋何志信儒有萬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以父蔭補番陽縣尉盜劫海賈信儒捕之盜方沙聚分鹵獲惶駭欲趨舟信儒已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胄舉恢復之謀諸將偵軍邊警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龍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開禧三年近臣薦信儒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儒曰聞舉自戕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使胃腹然假期

奉即極密法檢閱文字免稱翰林學士官特許張歲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澤州金帥乾石烈子仁止于獄中盡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儒曰反停婦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儒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寔死生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米堅持五事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儒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頗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

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儒辯對不少詘宗浩斥之曰前日稱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儒曰前事與兵復讎在後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候將至決之信儒還詔侍從兩省謀官請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儒再往時吳玠已誅金人氣頗索然前使和議信儒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與兵在去年四月若前書誘吳玠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賂

我亦得泗漣水若誇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加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搞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克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宗浩盡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搞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負首而

蒲陽文獻傳三十一

三

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搞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信孺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俛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柟自廟堂信孺辨折敵首於強懷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難敵

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杜史尋通判肇慶府復奉議郎峒寇竊發被責以德明措置收捕就命知韶州至郡即封崇張九齡余靖墓擒赤水峒賊首戮之轉承議郎知道州首竄不檢士號十虎者歸撫溪祠作太史圖表元次山遺跡俄提點廣東刑獄奏縱屬郡久不決之訟數百千人前政所發摘竄繫守令考罪虛實多奏釋之轉朝奉郎轉運判官遂踐其父世職深知鹽筴利害操幹裁擇自出新智以清計之餘新學官增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逋二十六萬緡歲舉必先孤寒小校裨將有不幸者必歸其

蒲陽文獻傳三十一

喪與孺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匿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隘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初內附信孺言棄保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募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崇寧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比時年總三十既歸營居室囑寶自放於詩酒後贊用竭賓客益眾信孺卒亦死矣難出此止

方信孺傳第三十一

蒲陽文獻傳三十一

五

蒲陽文獻 列傳三十一

陳居仁宋柴林枏傳第三十二

陳居仁字安行父太府少卿青娶明州汪氏女因家焉膏初為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戰捍金人後知惠州單騎造曾蒙壘聲曉降之鄭僧王法恩謀逆事覺或請屠城膏方為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帝從者悉寬宥居仁紹興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勅以一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詔脩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大並克檢討官淮南交兵魏杞以宗政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突騎大至營中夾道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醕此觴觀者壯之乃諭金人開道入卒成禮減歲幣而還及杞秉國柄居仁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為用不就允文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為之色動賞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憚曰朕未嘗不立規模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知此言之當也進秘書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

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畧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權體郎官嘗言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素真齊對甫數日召燕居仁力請外乃知徽州帝令陞辭慰諭遣之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乃招三衙軍植二表于庭有輸納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稅者恒畏贏以歸鄰州有訟多詣臺省乞決於居仁秩滿邦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請

蕭陽文獻列傳三十二

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今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帝曰名言也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曹出萬死策勲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丐于市軍士解體乞加優恤以全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帝覽之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即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為之呼舞留為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為天下第一可因是弄賞之特轉朝議大夫會樞屬副員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為郎乎即

授樞密院檢討文字尋為右司選左司又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諸庫各仁親視案牘嘗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誣枉者七人皆當叙復執政難之居仁退疏其冤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尚復何疑詔以早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假吏部尚書使金還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緘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為寬通實以惠頑民耳名為赦有罪實以惠奸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妻為夫人居仁繳奏帝喜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

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順精神詰旦令清中書之務權直學士院帝曰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際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難乞詔大臣博議絕諸賢汰冗兵計當省之數定蠲除之目此富民之要術也以集英殿脩撰知鄂州築長隄并江新安樂寮以養貧病之民撥開田歸之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時需困告獲殺入老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累獄為惡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貧死不克歸二子行丐于道

聞而憐之予之衣食質田以養之澤師以教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兵食不報為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聞遣羅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羅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饑民治古海鮮累世為石礎丹徒境上蓄泄以時以通漕運治江陰姦僧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囑聚部分近兵進擊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橫申恩毒之倍禁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已應物一以誠信臨

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有諫奏制榮詩文行世子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相以潛以故欲其一見卓謝不往潛益器之在詞掖草疏叛臣李全爵詔書至淮人益自厲又草太廟災罪已詔京師為之感動端平初簽書樞密院事未幾丐祠以資政殿學士還里平生不營產業以贊書所訓金蔡世綸堂間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六葬事不能具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孫定孫力請謚于朝謚清敏

縣盜張遇方蹂躪旁郡驅掠向餘千棐率民臨水植  
幟聲鼓若將出迎敵者盜疑引去徙知邵武縣鄰郡  
寇范汝為毛涅龍始出就招所過需丁壯負時殘虐  
甚棐先寇令民遁去寇既剽掠無所獲群謀持兵乘  
夜入卧內棐諭之去不為調一夫民得全活去邑二  
十年有語及輒涕下者紹興中入為金部員外郎  
從幸建康時方用張浚韓世忠圖恢復棐請詔中外  
臣僚採訪勇力權畧之士不時舉薦以備採擇從之  
因留總大軍錢糧適有司嘗用度兩軍號百萬棐為  
調度兵食不擾而辦秦檜專政頗忌棐棐奉祀者再

蕭陽文獻列傳三十二

五

及起知通州以治最聞用薦累遷主管淮東安撫公  
事召為太府少卿充金國送正旦使還錄其語以  
聞上嘉其有專對才遷太常少卿兼史館直學士院  
顯仁太后崩對酌典故一出棐手遂權禮部侍郎會朝  
廷謀帥以棐為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  
使明年虜入淮甸聲搖近輔或欲調兵積粟嚴備非  
常策鎮以無事一方晏然力祈去除敷文閣待制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年上章納祿詔以通議大  
夫致仕卒贈少師弟椿紹興五年別試第一衢州教  
授子煜歷知循賓惠三州皆有惠政官終朝議大夫

直徽猷閣魯孫謂以祖蔭入官歷知程鄉歸善二縣  
遷通判汀州史彌遠當國罷歸端平初起通判廣州  
權鋒軍士作亂帥臣魯治鳳葉城遁謂力備禦且以  
聞有旨命崔與之領州事謂佐之賊奔他境與之薦  
謂綿歷已深廉介有守權知循州進直煥章閣知潮  
州未上卒

出方志及  
事述等書

藻字去華棐之從子也荷冠兩貢辟雍舍法改復  
與從父椿預計偕紹興初同試禮部時號二宋尋進  
中興十君論高宗語執政云藻所進篇篇可採遂以  
布衣召見占對如響高宗悅欲爵以京秩試編脩官

蕭陽文獻列傳三十二

六

政府以上書不先白阻之注廬陵尉登八年進士改  
邵武軍教授添差福建轉運司幹官藻以汀虔徭梅  
山賊嘯聚進銷寇六策被旨應辦大軍錢糧兵食不  
乏詰問上書指陳時政抵牾故相累年不調乃乃補  
英州學官改秩知益陽縣連丁家難進時議二十篇  
除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會集水滸盟朝廷分  
遣屯戍以藻充湖北江西招討司機宜與主帥分畫  
形勢西屯襄陽則觀登州東屯德安則向蔡州中駐  
鄂州則上可赴唐城東西可援蔡鄧主帥如其請及  
信陽果一切而退不獲戰上乃悉引兵敗瓜

州藻言於主帥奏乞盡發戰艦防江面廣既殺賊以還朝廷遣五招討使分路追襲藻至楚泗密伺所至師有律恐我軍昧利深入為所掩乃馬上占奏土之高宗即命班師擢藻知江陰軍金兵繼擾淮甸日夕渡江藻勞來安集至者如歸督府分屯義兵五千人藻為營室廬峙糧糧金兵既退諸州米價翔湧度屬盛行獨江陰無恙父老守關上書頌治狀孝宗即位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陞辭慰勞甚悉至官末期重造明越梁湖廢堰更勑三衢義倉罷僧胥六百六十九人未嘉有風濤之變藻被旨賑恤躬

南陽文獻列傳三十一

行阡陌瘞死骸七千餘發粟寬租捐竹木之稅便民興造又奏以絕戶之產分恤孤惸勞績上聞西廡召對所敷陳無不開納坐彈劾溫州守臣為權貴所擠力丐休致得祠而歸藻自布衣廩主以忠鯁自奮殺寡合其在家雖妻子不見笑容居官以身臨民未嘗少自恕後除守漳州又除提舉江東皆不拜結廬囊山先塋之側以讀書自娛比沒告諸子曰余平生操履無負所學今老矣復何恨但易鮮未成耳年八十二卒贈太中大夫

出此

鉤字茂洪藻之孫也幼警敏精厲長博涉經史過

眼不忘登紹熙四年進士調晉江尉瀕海多盜鉤捕有方以能賞改承務郎授荆門軍簽判移廣德軍討突征賊源委告部使者其知南海縣考核精明丁口登耗升降必以實民不能昧吏為奸教育秀艾碑鋤奸強政聲奕起通判饒州增幣更列郡過於奉行告訐滋熾鉤抗疏極言展收換之期寢編籍之科召為太府寺主簿尋知嚴州言議乞蠲淳安經總制錢五千緡次第調損他邑無名征欲起義復買服田以贍其用課最累遷右曹郎官改左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寇入光州鉤策虜無能為當下詔進討重賞

南陽文獻列傳三十一

以招降附清野以待饑勞分兵迎敵東擊西應毋專守地分人自為謀又言宜籍江淮之高工罷溫福之防托別造防江輕艦數百艘上下采石瓜洲間以備策應多見采納就遷司農少卿後以朝奉大夫直敷文閣再知泉州泉舊隨處虛數納台信建昌邵武上供銀大為民病鉤手疏乞泉與四州從初賦從之刑局講荒政乞借撥橋植及通放平江羅舟小商貨本巨家勸分而米大集計酌便宜分等輕濟幼鰥孔疾與醫道恙者續粥藥所活萬計除海苔蠲房葵華鹽鮓等稅蠲閭諸邑通賦捐俸代輸時零之戶民盡倭

祀之以父喪罷歸服闋直顯謨閣經略廣東進秘閣修撰急民隱盡下情以蜚族悍戾刺爲權卒戍壽昌南人善水既除境內之盜又免番更之勞一舉而三得會虜擾淮甸朝廷以鈞暢曉邊事趣還未行卒年五十八鈞性孝友其學問以行己爲本濟時爲用三國六朝得失成敗之數歷歷如身履凡江淮攻守大勢援古訂今具有本末以實學國寶政君子惜其所施未竟其蘊云子應先朝請部運判泉州出守林柎字子方孝子積九世孫也伯父孝淵崇寧五年進士歷蘇州南劍教授王黼當國以同年屢遣堂吏

莆陽文獻卷三十二

九

屈一見曰要職可得也孝淵曰有命竟由選格歷建州通判改泉州時福建二州殺其守將泉卒亦習亂屢犯郡守而信孝淵一言不敢暴提舉船事邵邦廷以其材術疏遠吏事詳練有緩靖兵民之功特薦之嘗按收舶貨歸吏循例取一匣腦以納孝淵反舶庫父孝澤宣和六年進士歷知南康府是年廣東市舶有番姬蒲持珍異以賂禁校爲子求官中人助之孝澤曰他日三佛齊以非時計入貢明主獨謝遣之今以一賈婦使朝廷廢二百年互市成法可乎上書力爭固持不遣就除轉運判官知漳州清介特甚至

不用官燭於私室遠提點廣東刑獄力辭除直秘閣與祠朝廷每選守重藩名郡必及孝澤以老不欲勞之年八十餘平析權紹興二十一年第召對首言持祿固寵之臣似無過而緩急無所用骨鯁難直之臣似無用而大節不能及又言兵強財豐未足恃所恃者得人心得人心者脩德而已翼日孝宗語宰執曰林柎忠實除詔書省正字與脩中興命要選校書郎求請外知信州陞辭論清議者忠臣節士之所慕而權倖諛諂之所憚也奈何惡之又言祖宗之法不用武人爲大帥必用文人爲經略以總制之今內郡

莆陽文獻卷三十二

之守百里之宰皆用武臣參之則方面專制又將付之何異唐之季世乎柎至郡裁騎兵以法斥公帑代輸物力饒民德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就爲轉運判官移使江西發漕司緡錢三萬六千助諸縣歲計歲豫革疫死者浮匿三千爲塚六百九骨西五百餘室其士大夫貧不能自定者三百匱會泉州缺守臣孝宗於班簿中求一風力之士補之遂以柎柎爲會府訟牒盈庭剖決無留舉行荒政除其病民者剏之立三賢堂祀姜丞相秦隱君歐陽四門召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判官中詔汀州無額經總制錢等第成

放寧化秦寧兩縣由米論漳州子斗司收諸絕產爲  
除豁諸縣稅色有旨燕領泉州光宗即位召拜吏部  
郎中未幾除直煥章閣江東轉運副使奏請廣德建  
平和買多取之額改知慶元府直徽猷閣知福州甌  
城四千丈卒於福州枅官雖不登禁從而持節分閩  
所至有聲剛方廉介濟以仁慈吏畏民懷爲當世所  
稱道云

陳居仁宋葉林枅傳第三十二

方吳平丁林傳第三十三

方大琮字德潤慎從七世孫也祖萬權紹興三十年進士大琮以詞賦爲開禧元年省試第三人授南劍州學教授首封羅仲素墓爲江西轉運司參議官決獄平允改知將樂縣式楊時廬祀八賢于學丁外艱服除知永福縣值兵饑守隘立柵禁盜發原無虛日時延名士講論文義丁內艱起復累遷太府寺丞蘇氏競園田久不決張椿年爲王府掾佃堂帖下所給檄大琮曰椿年直欲奪百姓餼益耳惡知愛國愛王府哉持不可歷秘書郎著作郎除右正言首疏曰雪

川之事向也天地宗祖猶察陛下之不得已今威福自已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一事難以輕議二年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知待深一則如撫愛子又曰秦王子孫蕃盛今秦餘無主捨死勒燔致仕今班素賜第又曰通天地間一氣耳二相不咸諸閹不協叛卒之變殿旅之開此氣之流注激射也誠能宣明洞達此歟不留將具前誠感召此整自糾矣別疏言故王之寃不雪他日所爲者皆可保乎權奸之罪不討他日豈無貪功者乎因極論天下大勢適理宗不御殿封上之諭月八對理

宗曰權卿言官論當體國大琮曰臣所言無非體國出既奏之有曰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在大臣揀其源者在諫臣又以女寵侈費爲戒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且曰淮南之封尚稽輪臺之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爲其所易然後責群臣以所難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奏乞還魏了翁以重朝廷兼權直舍人院先是有諫言綱常者竄謫相望及理宗親政大琮敢言復故王爵召用諸老於是言路稍開殿中侍御史蔣岵惡之疏劾王遺劉克莊等以人琮爲魁傑請置重辟大琮遂罷去主管紹興府千秋鴻

禧開禧元年建寧府中廢嘉熙四年除秘閣修撰初建路轉運判官時歲荒首發常平倉賑糶自鄉郡始上曰州委爲士蔡杭措置糶事淳祐元年改集英殿脩撰知廣州廣東經略四年加寶章閣待制并升從六年進直學士因任大琮在廣五年百度具奏以燕司係盡送三學用朱子所定更造冕服爵組樽俎簋豆簠簋鑄編鐘以足其數取英韶石爲磬行釋奠鄉飲以禮義化人期盡愛其故俗增捐鉅軍衣錢給潛水軍出戍糧米改創清海軍門樓改知隆興府命下卒謚忠惠大琮外溫而內方嚴平居抑畏言不

出口至立縣陸事是非可否雖實育不能奪第大鑪  
大與疊卒大琮經紀囑切恩義無盡有奏議外制維  
著若干卷子演孫字景行弱冠與其群從十一人同  
拔甲午胄薦調建康府糧料院從王埜辟制置司幕  
官以秋苗例入返府爲修倉之助添差通判南劍州  
剖決滯獄如流攝邵武軍屬江閩告警外鎮內撫人  
情帖然增郡帑舊儲二十倍創學田百餘畝景定更  
化除諸司審計當對傷父六琮坐言濟王事老死遠  
方乃疏曰舜有有渾之封周公存蔡仲之命陛下之  
聖豈愧古人三十年間因循未行者存亡繼絕之一

事耳反覆數百言累遷太府丞請外知建昌軍度宗  
即位陞辭爲上言皆闕繁新政之大者復申繼絕之  
請至郡首尊李曾二先生之學以表厲其風俗董闢  
社結集新推排圖帳計所復賦入及積鹽酒息得稻  
三十五萬以代四邑下戶之輸并補前此預借之數  
孽婦張氏倚勢爲一方害亟聞于朝憲籍其產稅守  
贛州爲張婦擠罷然張卒抵罪演孫歸奉靈臺崇道  
祠俄而蕪湖濱師國事不可支演孫雖家居猶運粟  
以助京師集民丁以固鄉邦之守禦即家除工部郎  
官廣王襲位福州召除軍器監司農少卿進大司農

演孫權宜措置以輸危急用是病日亟景炎元年九  
月卒年六十四演孫律身蒞官名能守家法侍父大  
琮跬步不離大琮鎮廣命演孫入京銓注既發大琮  
卒演孫走回扶匭悲號哀動行路至於置義倉建義  
學爲時所重云

吳叔告字君謀水南人曾祖翽成忠郎建州都作院  
使父元度累贈中散大夫叔告與兄伯脩同貢于鄉  
端平二年理宗始親政策士于廷叔告以發強密察  
爲言理宗覽而異之擢爲第一簽書威武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累遷秘書郎輪對首言今虜未合未來交

口談清野之效裸辜偶霽動色稱格天之祥大臣百  
執事循默容身者多慷慨許國者少又言邪封曲徑  
借曰御筆奏篇東閣報曰旨依室垂罄而襲承平之  
用度家四海而事藩邸之結營四年差考公試遷著  
作佐郎蕪權都官郎官以親老丐外知撫州其治以  
正風教扶善長爲先積簿書覈隱漏以佐羅本造官  
舟代募舟以貲爲郎者代郡胥部押言者以爲罪叔  
告丐祠不允尋除刑部郎以不善迎合爲中外所攻  
寢新命貶一秩淳祐三年復元階六年差知袁州明  
年召奏事十年再除刑部郎知潭衡常三州改嚴州

自臨川罷歸食祠者三召者再予郡者五皆不果行  
景定二年始召除尚右郎官入對言天下萬事其本  
在人主之一心心不一於我則二於物向湖廣淮蜀  
四面皆敵今瀘城歸連海復山東版圖再入職方微  
戒之意得無因是少息樂身之事得無有切於心乎  
蓋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差殿試覆考官四  
年除大理少卿丐外除直寶章閣提舉浙西常平事  
有仕者挾權貴求辟舉叔告曰冗員不可增某人不  
可舉是冬召奏事再折免得請歸裝滿然明年卒叔  
告性狷介少和寡合器重之者多而仇疾之者亦不

必云

蕭陽文獻傳卷之三

李丑父字良翁德昭從曾孫也父宗之通判邵武軍  
以文名諸史百家口荅疑問人以書厨目之丑父幼  
穎悟讀書迎刃而解出語輒驚人既授室獨寢於誦  
達且善屬文劉克莊王邁方大琮見大奇之年四十  
一始領鄉薦端平二年擢第調邵武司戶參軍添差  
通判福州丑父嘗攝福州教授士聞其來皆喜遂燕  
領學事丁大全當軸丑父忤其意遂罷于祠遷著作  
郎權禮部郎官踰月班對草兩疏首言苛征戚院竄  
貨聽議四事次言競修二習皆切時弊理宗悉嘉納

之請外提舉湖南常平義倉務存繼絕戶決後婦父  
訟條社倉舊規桂陽有王媼者虜禍時八口爲豪驍  
所殺丑父爲直其寃方謀欲劾西全寶慶兩守會  
事露爲臺疏劾罷昇祠卒丑父篤實清脩溫良和易  
習次灑然與人無新故一語必用情所得祿賜僅自  
給而餘積其餘爲義廩與弟姪共詩文溫潤清新有  
集藏於家

述事

丁伯桂字元暉祖彥先景祐五年進士官終秘書郎  
知縣事伯桂兄弟八人伯林伯樟伯梅有聲塲屋皆  
貢于鄉伯杞卒於太學生伯桂擢嘉泰二年進士累

遷樞密院編脩官端平改元拜監察御史二年冬除

蕭陽文獻傳卷之三

秘書少監三年遷監遂爲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嘉  
熙初除權吏部侍郎遷給事中皆兼史職方史彌遠  
當國陳密鄭賁之流皆不安於位於是朝無庸人彌  
遠使伯桂始爲御史在言路二年諫疏盈篋皆力扶  
世道切中時弊後雖出臺然轉對奏事指陳愈峻  
入寇伯桂言不宜傍徨動色宜凝定以應事變又  
言陛下本好賢受諫近者言官忤旨至形詞色疏多  
留中易置諫官御史如奕棊此致異之大者又言韓  
休后戚除節度使致仕議者謂易不移此寡戰士以

取韓普之有國美入進封親屬奈何加恩至百餘人  
咸人所難言未幾卒

又集

南一字宋傑伯杞子也少為伯桂所奇平生頗擅場  
屋寶祐元年年五十七始奏名別院廷試以累舉恩  
陞兩科調福州懷安尉公族有能居以婦墮胎告屋  
主者南一辨胎以藥墮坐誣民有負道自經者子訟  
債主南一曰汝父繼死矣誰斷其古搜其家得古於  
國民有溺死者父訟主家南一曰兩手有泥沙自溺  
也人皆服之然以介特忤外臺改東莞監稅帥使溺  
于強曰此非所以免儒者欲處以他職力辭射卒焉  
盜盜兄以為辱已播弟至死誣失主殺之南一辨盜  
與失主未嘗交手高帥臘衣墮水死毋誣舡主南一  
視衣果在手子強薦之于朝復以忤外臺劾罷資不  
能出嶺嶠南士人率子弟行束脩師事之潛使鄭協  
辟為廉泉書院山長洪天錫至檄攝海陽州學教授  
燕文公元公兩書院山長潮州方喜得師而南一以  
悼亡歸矣自號斗軒嘗蒙伯桂諫草為若干卷  
林彬之字元質其先福州人徙居莆彬之少與王適  
方大琮齊名端平二年擢進士第擢監察御史兼崇  
政殿說書首疏天命人才民心次言括田之害曰今

興利於利源既竭之後立法於法意特盡之餘主以  
一樞翼以群小恐利未興而害先及又謂皇祐中太  
常博士張述請立皇嗣詔且曰今陛下春秋適於仁  
宗皇祐時決大議立大本尤不可緩又言彌遠用鄭  
瑄棄關而基蜀漢之禍嵩之召比兵入城而兆襄興  
之變今主兵之臣以閉門自守為上策運米浙江以  
論兀坐之兵竭財大農以守不耕之野徒曰廢米仁  
去可以苟安豈不中其滅水困魚之計九年春雷震  
大作積陰彌月彬之以為必有召怨於民者民怨釋  
則天意回矣遂極陳科抑權法括田三害其夏四月

南陽文獻傳三十三

朔日食彬之又抗言扶陽抑陰三事十年遷左司諫  
會仲冬雷又言一陽方復內卦為震而有雷聲之異  
宣天以此示警為國本計乎理宗曰朕志已定十一  
年春將有事於明堂史嵩之規為相彬之力言乞扶  
公論讀疏未畢上曰嵩之斷不復用十二年除殿中  
侍御史仍侍講首疏攻臨安尹檀利病民卒移尹越  
州又言繼尹余晦不當以私意廢右序士致三學棧  
堂而去罷之後言殿院數人除權工部侍郎徑出關  
上遣都司諭旨乃就職為殿廬詳定官每緣經義以  
規切君德時政會遺余晦論蜀彬之言晦不可遣焉

外以集英殿脩撰知婺州景定三年以先朝舊舊即  
家除寶章閣待制命未至卒彬之事繼母孝始終無  
違言居家有檢束立朝無附麗平日謙信若無異同  
者及至榻前階下爭辨是非寧忤不專安於清貧食  
不重味身無鮮衣自少至老不輟披讀云

雖出名  
公中述

方吳李丁林傳第三十三

王陳氏命傳第三十四

王邁字實之自號雁軒居士僊遊縣人父鑑擢紹興元年第終古田主簿邁幼穎悟強記儼有奇節年十一二下筆已驚人既冠以文謁鄉先正傅誠誠嗟異謂他日必以文名世嘉定十年進士第四人授潭州察推再調浙西帥幹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以所親高第邁願隨其說元春怒嘆字知孝誣邁在殿廬語聲高免官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再守泉州邁竭忠以裨郡政召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教不足沈吾實之屬德秀知貢舉邁為初

考德秀以邁請快見快凡子奪升降多咨焉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援據古今攷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有事山東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思察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空還舉救楮幣第一義也又言脩內司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編緡責監于嬖御若此未嘗裁撙使閭閻有恬田懼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

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棄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德秀病危在告謂陳球劉克莊曰實之策好進德未已數月喬行簡再相或傳史嵩之復用邁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為之也者且舊相奸險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君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在樞政輪對言人主不可欺天大臣不可欺君陛下亦嘗自省惡言酒果如禹乎不遜聲色果如湯乎戚里果皆陰與乎此司果皆呂強乎抑猶未也

非欺天歟又言陛下厚權臣之恩而怒然於同氣之念此欺天之大者邁由疎遠見帝空臆無隱帝為改容言者勅邁論遣事過資政通判漳州會裡祀雷而求言邁應詔畧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勸禁致疾妖治伐性初秋踰旬夢不視書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邁判所送信真龍龍論法教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真知所付選相惟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推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同勸邁

王陳氏命傳第三十四

交結直德秀魏<sub>一</sub>翁洪<sub>一</sub>以收虛譽削一秩免其  
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  
秩久之復通判贛州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  
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  
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用之嘆帝以爲然有尼之者  
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言邁驛奏七事而  
以撤龍翔宮立濟王後爲先時清之再相以左曹郎  
官召立辭以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亦辭改侍右郎  
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于祠卒贈司農少卿邁以學問  
詞章發身尤練世務易拔戒潭人曰此君不可犯奪

南陽文獻列傳三十四

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民李宗勉嘗論邁然邁  
近世宰輔至宗勉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  
晚應詔謂邁更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云<sub>以不</sub>  
陳諫字正仲祖驥字德純少與直講張讀家政李那  
相厚善元符三年以舍選登進士第歷官宗學博士  
時附蔡京者皆得美官驥與京同里不肯一見外除  
通判温州以清白聞父豐字宜中以父蔭補官少工  
文詞嘗作蟠桃賦贊見李柄柄大奇之初調建州戶  
曹既而以詞賦赴福建漕薦第紹興十八年進士乙  
科又中博學宏詞科差泉州教授丞相陳康伯薦其

學識高明足以通達國體文章典雅足以潤色皇猷除  
剛定勅局方有所纂修或勸豐供職即得改秩豐不欲  
錄進以疾辭願堂高之次冬書成奏上改宣教即累遷  
國子博士時等執皆知已豐每進見必推引寒峻未嘗  
少及私孝宗登極令諸路監司各舉循吏二人豐居其  
首朝廷處以湖北提舉豐不欲遠去俯就南園守自效  
然官清儉無絲毫擾適歲旱瀝詞禱雨有云願俾微臣  
特損數年之壽乞令閭閻普沾三日之霖天果大雨是  
歲卒于官民爲巷哭立祠祀之累贈特進諡年十二爲  
山寇掠去露刃脅之不爲動官軍至賊驅迫以前諱伺

南陽文獻列傳三十四

間投峻崖下以出無毫髮傷賊平而歸宗族鄉黨皆壯  
之弱冠入大學力辭父梓表恩所得官以予其弟諒陰  
興元年登進士第主臨寧縣簿調泉州教授累遷右司  
郎中寧宗知其誠實可用除殿中侍御史因事而言不  
計人過不獲已有所論擊亦但直指其事不傍及私恩  
以論劾忤時相陳自強意從大常少卿猶兼侍講俄遷  
起居舍人力引退直寶慶閣奉祠而歸居半載起家江  
西提利召爲太常卿尋除兵部侍郎與權臣書<sub>權臣</sub>  
<sub>其</sub>名以其時考極陳用兵利害大畧謂虜勢雖弱未可  
輕視輕視可念未易立取方今之計莫若先守禦之備